

千门威

方白羽◎著
BY FANG BAIYU

QIAN MEN ZHI WEI

千门系列之
肆



两岸二十一世纪出版社联袂倾力推出
新智侠小说开山之作——【千门系列】

不会武功却众人仰慕，纵横江湖，名震天下，我是老千，我怕谁？
颠覆传统，自成一派，智侠之父引领你进入神乎其神的千门之门。

千门系列之肆

千门之威

方白羽◎著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千门之威 / 方白羽著. —南昌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
2009.3

(千门系列)

ISBN 978-7-5391-4694-2

I. 千… II. 方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22202号

千门之威

方白羽 著

责任编辑 周向潮

责任校对 葛士杰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(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com

出版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9年3月第一版 2009年3月第一次印刷

开 本 880mm×1260mm 1/32

印 张 8.25

印 数 0001-15000
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4694-2

定 价 18.00元

(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,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。)



目录 CONTENTS

第一章	天心	1
第二章	济生	19
第三章	豪赌	37
第四章	报仇	54
第五章	倭患	71
第六章	领军	89
第七章	初战	107
第八章	阉俘	122
第九章	斩首	139
第十章	情殇	161

附 千门公子

第一章	示警	181
第二章	请客	194
第三章	宣战	204
第四章	百业堂	210
第五章	商战	218
第六章	风暴	226
第七章	对弈	233
第八章	连环劫	244
尾 声		257



第一章 天心



朝露如珠，晨鸟欢腾，旭日虽然仅在山巅露出一抹红霞，山林中却已充满了一日的生机。在云遮雾罩的山腰深处，在花木茂盛的林木丛中，一座青瓦红墙的古刹如天然生就，与周围的花草竹木完全融为一体，成为百鸟驻足嬉戏的乐土。

在通往古刹那曲折的羊肠小道上，一个黑衣老者与身旁的白衣少年，完全不顾世人眼光，一前一后，如同两只大鸟向山上飞驰。黑衣老者大袖飘飘，身形健硕，双眼炯炯有神，令人不寒而栗；白衣少年年岁不大，英俊的面庞带有一丝阴鸷和冷厉，紧抿的双唇透着天生的孤傲。二人俱是风尘仆仆，汗透衣衫，看样子已奔行了不少的时候。

二人一路疾驰，沿途惊起雀鸟无数。奔行中白衣少年突然开口道：“爹，咱们数日间奔行千里，赶到这荒山野岭做甚？”见黑衣老者毫不理会，他喘着气放慢脚步：“我快跑不动了，咱



们在这里先歇歇吧？”

“闭嘴！”黑衣老者一声训斥，不耐烦中透着掩饰不住的焦急，“再不快点，你会后悔一辈子！”

白衣少年从未见过父亲如此失态，更不明白这跟自己有什么关系，正待动问，忽听前方传来一声清脆的呵斥：“站住！”

二人循声望去，就见前方山道中央，俏生生立着个青衫红裙的少女，看起来只有十六七岁模样，清纯秀美中透着一丝稚嫩，令人心生好感。白衣少年知道父亲的脾气，这一路上凡遇阻拦，无论是武林中人还是寻常百姓，都是一掌立毙，根本没半句废话。他正为这小姑娘担心，却见父亲猛然刹住身形，对那少女抱拳道：“姑娘是天心居弟子吧？在下寇焱，与你们居主渊源颇深，请姑娘速速替老夫通报一声。”

那少女背上插着柄样式独特的长剑，看起来比普通宝剑轻薄秀气，与她的气质颇为相合。面对黑衣老者的询问，她脆生生地答道：“不错，我是天心居的弟子。你既然识得咱们居主，替你通报本无不可，不过这几日天心居有大事发生。大师姐说了，这几日概不见客，所以老先生还是请回吧。”

白衣少年对这一本正经的少女有些好感，不想她惹恼父亲惨遭横死，赶忙抢在父亲之前出手，嘴里喝道：“快快滚开，别挡本公子的道！”说话的同时，一爪探向少女的咽喉。这是一虚招，只等少女本能地仰头闪避，就变爪为指封住她肩井穴扔一边去。

谁知那少女不顾这凌厉的一爪，却挥掌斩向白衣公子的手腕。白衣公子有些吃惊，连忙翻掌还击。二人以小擒拿手见招拆招，转眼便你来我往了十几个回合，白衣公子竟没有占到多大便宜。这激起了他天生的傲气，正欲使出绝招拿下这小姑娘，忽听身后传来父亲的喝止：“住手！不得无礼！”

白衣公子只得收手退后，满是惊讶地打量着这年岁比自己还小上一些的少女。虽说自己一夜奔行，精疲力竭之际武功大打折扣，但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姑娘给拦了下来，却也有些意想不到。

黑衣老者推开拦在面前的儿子，拱手对那少女恳切地说道：“小姑娘请速速通报你们居主，就说魔门寇焱携儿子寇元杰求见，她一定会见！”

魔门寇焱，十八年前那是一个人人闻之丧胆的名字，但这少女面上却没有一丝异状，只无奈叹了口气，黯然道：“咱们居主从昨日起神智就已经模糊，现在居中大小事务，俱由大师姐作主。大师姐已发下话来，这几日天心居决不接待外客，请寇先生见谅。”

寇焱一听居主神智已经模糊，脸上涌出莫名的焦急，不再多话，身形陡然拔起，从少女头顶凌空掠过。这一下事发突然，那少女来不及阻拦，只能目瞪口呆地望着寇焱的身影，如大鸟般向山腰处的古刹飞驰而去。

“喂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白衣少年上下打量着少女，饶有兴致地笑问道。那少女一怔，讷讷道：“我叫柳青梅。”

“柳青梅？好名字！我最喜欢吃青梅了！”白衣少年脸上泛起暧昧的微笑，“你的武功像你的容貌一样出色，有机会咱们再切磋切磋，你输了可就得给我尝尝。”说完也不等少女反应过来，便追着父亲的背影狂奔而去。

这少女武功虽高，却没什么江湖经验，待她醒悟过来想要阻拦，却见白衣少年早已远去。她心中大急，连忙掏出怀中的信炮对空一拉。信炮一飞冲天，在半空中“砰”的一声炸开，方圆数十里之内，都能清楚地看到。



却说寇焱一路飞驰，片刻间便赶到古刹前，只见两棵古木掩映的林荫深处，那古旧斑斓的门匾之上，“天心居”三个古篆大字赫然在目。他正待闯将进去，就见山门嘎吱一声洞开，两个背负长剑的白衣女子并肩而出，齐声喝道：“什么人不听劝阻，擅闯本居？”

寇焱强压心底的急迫，拱手沉声道：“魔门寇焱，欲见妙仙居主最后一面，请两位姑娘行个方便！”

两个少女一听寇焱的名字，神情陡变，本能地拔剑在手，齐声喝道：“天心居与魔门势不两立，你在这个时候突然赶来，是何居心？”

寇焱一声长叹：“魔门与天心居真的势不两立吗？”

两个少女对望一眼，不知眼前这十八年前便名震天下的魔头，为何会问这么幼稚的问题。左首那少女对寇焱喝道：“听说当年你败在咱们妙仙居主之手后，曾发誓在咱们居主有生之年，决不涉足中原半步。如今咱们妙仙居主尚未过世，你便毁诺赶来，难道不怕天下人笑话？”

寇焱眼中闪过一丝隐痛，肃然道：“就算背誓毁诺，我也要见妙仙最后一面。谁若拦我，老夫见人杀人，遇佛灭佛！”

两个少女连忙后退半步，双剑交叉拦在寇焱身前，色厉内荏地喝道：“非常时期，任何人不得擅闯天心居，违者后果自负！”

寇焱一声冷笑：“天地之间这九州万里，老夫要来便来，要走便走，谁能拦我？”话音未落，他已经径直往山门中闯去。两个少女无奈挥剑刺向他的腰肋，试图逼他后退，谁知他双手左右一分，竟以空手抓住刺来的剑刃，跟着翻腕一扭，两个少女顿时拿不住剑柄，只得放手后退。寇焱将两柄长剑信手扔开，从两个少女中间闯入山门。进门是处宽阔的庭院，院中林木森森，

清幽肃静。他认明方向，正待往二门闯去，忽听空中传来“铮”一声弦响，如明珠落入玉盘，清脆欲裂，回声悠然。他一听之下，不由怔在当场。

琴声徐缓连绵，如古刹梵唱，又如空谷击磬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寇焱呆呆地听得片刻，突然一声长叹：“这琴声虽得妙仙真传，但终究不是妙仙。”

琴声被寇焱这声叹息打乱了从容不迫的气度，却在节奏将乱未乱之际戛然而止。只听二门中传来一声空灵如仙的应答：“寇先生见识过人，晚辈的琴音正是传自居主。”

“你是妙仙弟子？”寇焱追问。就听那清冷的声音款款答道：“晚辈楚青霞，正是居主入室弟子。”

寇焱微微颌首：“妙仙有徒如此，天心居后继有人。”

话音刚落，就听门里响起一声刺耳的呵斥：“师妹，你跟他唆什么？他是害咱们师父卧床十八年不起的大仇人，跟这魔头还有什么话好讲？梵音阵伺候！”

随着这声呵斥，就见两列白衣少女飘然而出，在庭院中各依方位站定，手执长剑将寇焱围在中央。领头的是个二十五六岁的高挑女子，柳眉含煞，凤目带恨，盯着寇焱喝道：“你害我师父沉疴不起，咱们早就想找你报仇雪恨。今日你还敢前来捣乱，真以为自己是不死金身？”

寇焱皱眉问：“你也是妙仙弟子？”

“不错，我就是居主大弟子阎青云，今日要率众师妹为师父报仇雪恨！”说完她目视二门方向，喝道，“师妹，还不发动梵音阵？”

门里传来一声无奈的叹息，只听方才那个空灵清冷的声音款款道：“寇先生，你还是走吧。梵音阵乃我师父近年独创，一

经发动，任何人除了束手就擒就别无他途。以寇先生的为人自然不会投降，但你越是挣扎，梵音阵的反击力就越大，届时你要再想平安脱身，可就千难万难了。”

这话本是好意，但听在寇焱耳中却十分刺耳。他哈哈一笑，傲然道：“这梵音阵想必乃妙仙特意为我所创，老夫若不领教，岂不辜负了她一番美意。楚姑娘，动手吧！”

二门里一阵静默，就在门外众少女有些不耐烦之时，忽听“铮”一声轻响，和缓舒惬的琴音渐渐响起，众少女随着琴声的节奏移动步伐，迈着碎步缓缓向寇焱逼来，梵音阵终于发动了。

寇焱心知，破不掉梵音阵，今日就别想闯进二门。他只得收勒心神，冷眼观察着梵音阵的动静。只见众少女走着曲线向自己步步逼进，长剑一击便退，如潮水般连绵不绝，不给自己片刻的喘息。随着琴声渐渐转急，少女们的攻势越发强大，攻击圈也慢慢开始缩小。

寇焱游斗了数十招，渐渐熟悉梵音阵的节奏和运转，于是倾全力反击。谁知他刚一出手，忽听乐声陡变，如黄钟大鼓般震聋发聩，令人血脉也不禁为之澎湃。寇焱只感到心中杀气陡增，直欲嗜血而止，他双掌连挥，掌力怒涛般涌出，一连击退数名白衣少女。但众少女前赴后继，凛然不惧。寇焱只感到琴声如剑，入耳森寒刺骨；而身周长剑似风，更助长了琴声的凌厉。他空有一身惊世骇俗的武功，在梵音阵中，却有一种茫然无助的孤独和无力感，被困多时，竟不能破阵而出。他心中越发焦急，猛然咬破舌尖，将自己的潜能发挥到极至，跟着奋不顾身扑向二门。他知道琴声是梵音阵的关键，只要断掉琴弦，梵音阵即不攻自破。

衣衫被利刃划破，剑锋甚至破体入肉，他却不管不顾，一

掌震开拦在门前的阎青云，强行闯进二门。

二门天井中，一白衣少女垂脸盘膝，正全神贯注手抚琴弦，琴声急急如万马奔腾，凌厉之气惊天动地。寇焱正欲挥掌劈向那少女头顶，突然发觉少女抚琴的神态，与十八年前的素妙仙依稀有些相似。他心中一软，挥向少女头顶的手掌在半空中变向，斩在了急颤的琴弦之上。“嗡”一声震鸣，琴弦应声而断。寇焱正待舒口长气，却见众少女追击而入，长剑凛冽如狂，剑阵丝毫不乱，反而比方才更盛了几分。

寇焱心中大骇，没想到琴音断后，剑阵的威力反而更盛。他一边抵挡着众少女的围攻，一边寻找剑阵的破绽，却见中央那抚琴的少女对场中的恶斗视而不见，却摸索着换上断掉的琴弦。琴声再响，剑阵便随着琴声的节奏而动，压力反而小了许多。

寇焱聪明绝顶，倾刻间就明白了其中的关键，不再一味强攻，反而缓下身手。琴声随着他出手的节奏渐渐平缓下来，时而如空谷鸟鸣，时而如古刹磬音，令人心中生出一种天生的宁静和空灵。

琴声一缓，剑阵也平缓了下来，寇焱心中的杀气渐渐平复，出手自然平和了许多，最后彻底停了下来。盘膝而坐的少女嘴角泛起一丝浅浅的微笑，扬起头朝着寇焱轻声道：“寇先生聪明绝顶，这梵音阵的奥秘已被你看破，这阵就再也困不住你。你可以去见妙仙居主了，她就在后院第三间。”

寇焱惊讶地打量着眼前这清秀的少女，发觉她两眼茫茫，虽面对着自己，却完全看不见，竟是个睁眼瞎子。他不禁生出一丝感慨，叹道：“也只有像楚姑娘这样眼盲心明的弟子，才学得到妙仙冠绝天下的琴音。她果然没有收错弟子。”

楚青霞淡淡笑道：“师父特为寇先生创下这梵音阵，希望寇

先生能真正明白。”

寇焱连连点头：“明白，老夫完全明白。她是要我记得，这世界就如同梵音阵，你越是使用暴力，受到的反击就会越大。琴声就如同天心居所尊崇的天心，虽然限制了老夫的暴力，但同时也节制着世界的暴力。方才老夫若是妄开杀戮，彻底灭了琴音，梵音阵失去节制，老夫反而会被困死在阵中。”

楚青霞欣慰地点点头，起身让开去路，拱手示意：“寇先生既然明白这个道理，梵音阵就算是破了。请吧！”

寇焱见儿子已经跟着进来，便向他一招手：“跟我来！”

二人进入后院，按照楚青霞的指点来到第三间。静立在门外，寇焱脸上的表情异常复杂。犹豫之间，他深吸了几口气，这才轻轻推开了房门。

这是间素雅洁净的云房，两个老姑子正守在床前，脸色凝重，又有些手足无措。寇焱轻手轻脚来到二人身旁，悄声问：“妙仙居主现在怎样了？”

两个姑子黯然摇摇头，其中一个低声道：“妙仙居主已经昏迷了三天，恐怕……是不行了。”

寇焱挥挥手，两个姑子知趣地退了出去。寇焱神情复杂地打量着床上的病人，只见她虽然面容槁素，呼吸微弱，但依旧掩不去她曾经的风采。寇元杰跟在父亲身后，好奇地打量着父亲多次提到过的手，幸灾乐祸地笑道：“这就是害得爹爹十八年不能踏足中原半步的素妙仙？看模样她是挨不过今晚了，爹爹千里迢迢赶来为她送行，就是要她看看，你将来如何纵横天下吧？”

话音未落，寇焱一掌掴在儿子脸上，打得他直跌出去。寇元杰捂着肿起的脸颊，既委屈又惊讶地望着父亲，不知道自己



说错了什么。只见寇焱双目隐含泪花，抖着手指着儿子，颤声道：“你过来！”

寇元杰畏畏缩缩地来到床前，就见父亲往地上一指：“跪下！”

从未见过父亲脸上的表情如此骇人，寇元杰不敢多问，乖乖地跪在床前。寇焱不再理会儿子，双掌运气贴在素妙仙胸前。在他内力的催动下，素妙仙一阵喘息，缓缓睁开了双目。看到面前的寇焱，她没有一丝意外，轻声道：“你……终于还是来了。”

寇焱神情复杂地点了点头，突然指向跪在一旁的儿子，说：“你看我带谁来了？他叫寇元杰，今年刚满十八岁。”

“元杰？”素妙仙急忙转头望向寇元杰，眼中惊喜若狂，她挣扎着抬起手臂，抖着手伸了过去。寇元杰本能地要转头避开，但对方眼中那种惊喜和慈爱，令他有些不忍，便任由她的手抚上自己的脸颊。只见素妙仙无神的眼眸中涌出激动的泪花，仔细打量着寇元杰，不住喃喃道：“元杰，你就是元杰……过来，过来让我抱抱。”

寇元杰终于忍无可忍，猛然站起身对父亲大声道：“爹，我实在受够了这疯女人，咱们为啥要千里迢迢赶来给她送终？”

寇焱神色凝重地望着儿子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“因为，她就是你的母亲，生身母亲！”

寇元杰心中如中巨杵，目瞪口呆地怔在当场，望望病入膏肓的素妙仙，又望望一脸肃然的父亲，他拼命摇头：“不会！我的母亲怎会是她？你不是告诉过我，我的母亲早死了吗？我的母亲怎会是这可恶的女人！”

寇焱正想解释，素妙仙挣扎着坐起，对他吃力地说道：“不能……让我单独和元杰待一会儿？”

寇焱默默点点头，悄悄退出了房门。素妙仙含泪打量着寇



元杰，向他招手道：“元杰，你过来。”

寇元杰本待拒绝，但面前这女人眼中那满盈的慈爱和怜惜，像潮水一般包围着他，温暖着他，令他无力抗拒。不是亲生母亲，怎会有如此博大汹涌的挚爱？他犹豫片刻，终于一步步向她走去……

寇焱伫立在门外的廊阶前，面无表情，两眼望天，犹如雕塑般纹丝不动。在离他不远的后院门外，阎青云与楚青霞等天心居弟子也静静地等在那里。屋里已经很久没有一丝动静，整个天心居，也完全静默无声。

“娘——”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，像利剑一般划破了天地的宁静。这声音也像剑一般刺入了寇焱的耳朵，他感觉心窝如针扎般疼痛，令他几乎浑身痉挛。他那压抑许久的泪水，终于突破强力的压制，毫无顾忌地夺眶而出。

“娘，你别走！你怎忍心丢下孩儿？”寇元杰声嘶力竭的哭喊，在寂静的天心居轰然回荡。天心居众弟子听到这哭喊，纷纷奔了过来，却在门外被寇焱冷厉的眼神拦住。众弟子从未想到，这十八年前名震江湖的魔头，竟会当众流泪，甚至是为主流泪。众人被他眼神震慑，皆立在门外，不敢近前一步。

屋里的哭声持续了许久，最后变成间歇的抽泣。寇焱面无表情地立在门外，久久不曾移动。脸上的泪水早已被风吹干，但心中的隐痛，却永远被封存在心灵最深处。

天色暗下来，又重新亮起，整整一天一夜，寇焱立在门外不曾挪动半步。天心居的弟子们已陆续散去，只有双目皆盲的楚青霞，还怀抱瑶琴立在长廊尽头，静得让人感觉不到她的存在。

云房柴门“嘎”的一声开了，双目红肿、神情憔悴的寇元杰终于开门出来。他仔细掩上房门，步履蹒跚地来到父亲身边，



默然良久，终于涩声问：“爹，我娘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

寇焱眼中涌出复杂的情愫，喟然叹道：“你娘是天底下最美丽、最善良的女人。如果你无法想象她有多善良，就想想传说中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吧。”

见儿子眼中依旧茫然，寇焱扶着他在门前的台阶前坐了下来。静默良久，他才缓缓道：“我就给你讲讲十八年前魔门的辉煌，以及我跟你娘那场惊天地、泣鬼神的决斗。也正是因为那场决斗，为父十八年来不能涉足中原。你十八年来不知生母，更没享受到半分的母爱，也才造成了你偏激狠毒的性格。为父实在有些对不起你。”

寇元杰黯然摇摇头：“我只想知道我母亲是个什么样的女人，你跟她之间，有过怎样的恩怨情仇？”

寇焱沉默良久，缓缓叹道：“十八年前，魔门在中原声名鹊起，在为父的苦心经营下，势力逐渐强大，隐然有与朝廷分庭抗礼之势，少林武当等所谓名门正派，也尽皆败在本门手中。朱氏王朝当年正是借助本教的势力夺得江山，不料过河拆桥，对本教严厉镇压，所以是本教不共戴天的仇敌。为父当年欲趁势举事，与朱氏王朝再争天下。就在这时，天心居却突然给为父下了一封战书。”

说到这寇焱叹了口气：“天心居一向超然红尘俗世之外，从不过问江湖俗事，天心居弟子也很少在江湖行走，不过凡入世的弟子，武功皆到了超凡入圣的境地。所以天心居被江湖中人视为俯瞰天下的仙家福地。面对天心居的挑战，为父当然不能退缩，我要一举击败中原武林精神上最后的寄托和偶像，使武林中人尽皆慑服于本门的威势。所以我答应了天心居的挑战，并与之约定，败者退出江湖，在胜利者有生之年，决不踏入中

原半步。”

寇元杰有些惊讶地望着自己平日敬若神明的父亲，不可思议地问：“你败给了我娘？”

寇焱点点头，跟着又摇摇头，爱怜地望着儿子道：“为父是败给了你。”

“败给我？”寇元杰一脸茫然，“此话怎讲？”

寇焱叹道：“当年为父虽自认武功天下第一，但有关天心居的传说几近神话，所以为父一点不敢大意。我一边勤修苦练，一边找高手磨砺自己的杀气。想当年那些浪得虚名的少林武当等高手，不知有多少成了我练功的拳靶，非死即伤。我寇焱所到之处，人人自危，许多高手甚至宁愿自杀也不敢与我动手。就在我踌躇满志，感慨无敌寂寞之际，遇到了一位令我终身难忘的女子。”

寇焱幽寒冷厉的眼眸中，泛起无尽的温柔，喃喃道：“她是来自天界的仙姬，又像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精灵，美得令人不敢直视。在奔涌不息的黄河岸边，她以妙绝天下的琴音，安抚了我躁乱的心。我第一次为一个女人动了真情，彻底拜倒在她的面前。那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。在黄河岸边，在咆哮的黄河和她妙绝天下的琴音伴和下，我日日闻鸡起舞，武功突飞猛进。我们琴瑟相和，世界在我眼里，第一次变得那么可爱，那么美好。”

寇焱眼中的欣喜渐渐黯淡下来：“但一个月后她不见了，像出现时一样的突然。我动用魔门的力量找遍黄河两岸，找遍三山五岳，却依旧找不到有关她的任何消息。她就像来自天界的仙子，偷得片刻欢愉后，就被王母娘娘抓回了天界。我曾对天发誓，就算她来自天界，我也要大闹天宫找到她。但是，凡人



终究是凡人，我最终还是没能找到她。半年后，与天心居约定的日子来临，我只得将这份感情深埋心底，继续我争霸天下的梦想。”说到这寇焱突然苦涩一笑：“我万万没想到，就在我已经彻底绝望的时候，她却突然出现在我眼前，又是以那样一种身份出现在我眼前！”

寇焱的眼中涌动着复杂的情愫，顿时默然无语，思绪又回到了过去，回到了这一生中唯一失败的战场……

高高的黄鹤楼上，空荡荡不见一个人影，正当壮年的寇焱端坐楼中，俯瞰着黄鹤楼外那浩浩长江，俯瞰着楼下蝼蚁般的江湖群雄，静等着天心居派出的代表。

楼下传来略显沉重的步履声，听其步伐的滞重，不像是传说中以飘然轻灵著称的天心居高手。寇焱心中有些奇怪，不过也没有怀疑来人的身份。整个黄鹤楼都被魔门长老重重把守，除了身负天心剑的天心居传人，外人根本不可能在这个时候闯入黄鹤楼。

脚步声在身后停了下来，寇焱没有回头，只望着远方那奔流不息的江水，淡淡道：“你来迟了。”

“妾身身子略有不适，不敢急走，因此来迟，请寇先生见谅。”身后传来一个清冷柔美的声音。听到这熟悉的声音，寇焱惊讶地回过头，只见那个让他这半年多来苦寻不得的梦中仙子，此刻就立在自己身后。她依旧像过去一样白衫如雪，清秀脱俗，只是，比半年前丰盈了许多，尤其那微微凸起的肚子，使她看起来多了一种母性的容光。

寇焱望着她背后那柄独特的天心剑，惊得目瞪口呆：“你……你是天心居传人？”

女人盈盈一拜道：“天心居第十七代弟子素妙仙，见过魔门

